

第十四回 卜公子驚欲死而惡夢顛狂 長孫尚想不了而詩箋喪失

詞曰：

虛心自餒，有見皆疑鬼。便道無人磨嘴，魂夢也難推諉。
何須人諉，情深應入髓。越看越欽其美，不道落花流水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李知縣才回到縣，早看見卜成仁在縣前伺候討信。因請了人去相見道：「管小姐這一死，真也慘然。我到她柩前，看見她左邊案上擺著血劍，右邊椅上列著血衣，大有記恨報仇之意。及我問她禍起何人，她家小公子絕口不說破是兄。我教他出紙筆報縣，他又再三推托不肯。這不知是年少沒用，又不知是有深心，暗暗下手。兄也須急急報知尊公，早做防備。恐管侍郎回朝，知史威逼死他能詩能文的愛女，斷斷不肯輕易了。」

卜成仁聽了，嚇得只是抖衣而戰。料想苦求縣公也無甚用，只得走了回來，暗暗與人商議。有的說：「管侍郎回來，必不肯輕易放的。」有的說：「管公子不報官者，定有深意要害卜公子。只怕泄漏了，故裝聾做啞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這些事，卜公子倚著尚書勢力，尚容易搪抵。我只愁這管小姐為人甚是刁，及做鬼一定精靈。她受了卜公子這番荼毒，定然要索命報仇。她在陰司閻王面前討起命來，莫說父親是吏部尚書，就是皇帝，亦救他不得。若說閻王差鬼使拿人，還只尋常。若恨極了，自家捉人，三更半夜，忽然被鬼作弄，真是可怕。」

卜成仁自聽這些話在肚裡，越想越嚇起來。到夜間睡時，叫了許多丫環相伴，還驚驚恐恐。這一夜正朦朧睡去，忽看見管小姐雲鬢散亂，怒目橫睜，滿頭滿身都是血污，手提著一把寶劍趕將來，大哭大罵道：「卜成仁惡賊，害得我好苦也！我與你有何冤仇，你既要求親，亦是好意，怎不以禮，卻用威勢，將我威逼到這個田地。我已告你在十王殿下，差人拿你，你卻躲在這裡，還不快去償命！」

卜成仁嚇慌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只縮做一團，跪在地下磕頭求道：「小姐饒我罷，小姐饒我罷。以後再不敢了。」管小姐哪裡肯聽，竟恨恨說道：「你不去，我只殺了你，償我的命罷！」遂舉劍劈頭砍來，只唬得卜成仁平空的在牀上躡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小姐殺死我也！小姐殺死我也！」眾丫環忙上前抱住道：「公子醒醒，公子醒醒。」卜成仁再睜開眼看時，方知是夢，驚了一身冷汗。眾丫環忙拿茶與他吃了，替他撫摩定了，又放他睡下。睡不多時，又驚跳起來道：「管小姐殺我！管小姐殺我！」一夜當驚十數次，眾侍妾只得報知鄭夫人與卜小姐。

鄭夫人忙叫人去請醫生看視、吃藥，哪裡有一些效驗。卜成仁日裡看人，白瞪著一雙眼，竟象泥人一樣。眼睜開時還好，只一合上眼，便喊叫管小姐殺我，夜夜如是。鄭夫人詢問家人，方知威逼管小姐自刎之事，忙忙叫人延僧禮懺，追薦管小姐，求她放赦了卜成仁。又到城隍廟祈禳，求神明庇佑。早有管家家人聞得此事，暗暗的報知管小姐。

原來管小姐見卜成仁苦苦來纏，知道別計雖銀，必不能絕他的念頭，故半推半就，引他入內。假裝自刎之形，跌倒在地，叫人故做驚慌，將燈打滅，暗暗潑些血在頸邊衣上，使他看見驚走，以消他的癡想。這些算計，家人與侍妾俱是知道的。不期卜成仁認真過火，竟弄成一個癡病。這日報知管小姐，管小姐因與兄弟管雷商量道：「這畜生，自作自受，便死了，也怨人不得。但恐他口中亂叫管小姐殺我，我的死信，只管傳開，傳到京中，明日爹爹聞知，吃這一驚不小。」管雷道：「姐姐想得有理，須著人進京守候，報知方妙。且前日先生去後，暴攸在溪河裡撈了衣巾來，又到杭州尋訪了月餘，並無消息，至今不知是生是死？先生原說是滄州人，若差人進京，就叫他順便到滄州訪一訪也好。」管小姐道：「吾弟之言是也。」遂寫書信仍著暴攸進京去，伺候老爺還朝報信。正是：

兒女遠慮親，責識親多慮。

他慮未及來，我慮已先去。

又云：

有事必相關，無絲不牽掛。

自從上心來，安能放得下。

自此之後，管小姐得以在家靜守。管雷得以安心讀書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長孫尚，自隨了王客人的米船帶到杭州，謝別上岸。衣巾雖然失去，卻喜得管小姐的盤纏還在，只得買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。因慕西湖名勝，遂一逕走出錢塘江上玩賞。果然好一個西湖，古人有詩贊美道：

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長孫尚賞玩了多時，甚覺風景可人，因想道：「好風景，就與好美人、好詩文一般，自有一種幽斷秀美之致，為人玩賞。西湖聞名久矣，今日見面，果不愧於聞名。譬如管小姐，才美播於一時，美雖未見，而才已驚人。才既驚人，則容貌之光華，未有不沉魚落雁者也。我長孫尚一貧士，寸眉未揚，一氣未味，即蒙管岳父慨係紅絲。管小姐不嫌寒素，真垂青之至者也。若此去不捨得一領青藍，也無面目重到青田矣。」又想道：「女子之才，古雖有之。即如詠雪，只惟傳柳絮因風起一句耳。何嘗有一筆題三十險韻，而愈出愈奇者也。詠雪還說題目尋常，至玉支璣，從來未有，而所詠何其風雅。」越想越愛，因走到斷橋堤上，一塊白石上坐下。在胸前錦幅中取出來，細細吟詠玩誦。賞玩了半晌，忽歎說道：「天下事真不可測度，要難則難於登天，要易則易於拾芥。

這支礪石三字，雖見於嚴君平之傳，卻從不聞有題詠之章。欲要創題一詩，實難下筆。不期管小姐走筆為之，而風流亦絕。幾欲嘔心屬和，止於畏難，以為千秋獨唱。誰知無意中，又有一個卜小姐，能續為之，而又風流欲絕，真奇筆也。管小姐之才，素所共聞，而其詩文，必出己手無疑矣。至於卜小姐，素不聞其名，其詩又來自卜成仁之手，則非真作可知。若非真作，自有代作之人。而遍觀青田，筆墨寂寂，誰能為代作之人？即有一二，變筆枯墨頹，烏能簪花擺柳，風流香豔若此，豈不可解也。莫非卜小姐賦性幽閒，才而不露？若果如此，則是青田即有兩才女矣。」正拿著二詩沉沉誦賞，忽三兩個穿青衣的管家一走到面前，說道：

你看甚麼？莫非是女子的詩麼？」長孫尚突然被問，不曾打點，遂信口答道：「正是女子的詩。」內一個就在長孫尚手中接過去看。這個還不知看也未看，早又一個劈手搶去道：「既是女子的詩，夫人、小姐立等要看，你還拿著看些甚麼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早走往船上去了。

長孫尚看見那個人拿去了，著了急，遂嚷道：「這是我的至寶，怎麼竟公然搶去？」就要去趕，又有兩個攔住道：「小相公，不消去趕他，他拿上船去與夫人、小姐看了就來的。」長孫尚因看詩出神，竟不知有船來到。聽見那個人說，再回頭看時，方知一隻樓子酒船，歇在岸邊。船上四面皆垂掛著珠簾，是來游西湖。因問那兩人道：「船上是什麼夫人、小姐？」那兩人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，大多著哩。是襄陽蒯閣老欽召入京，今日府縣拔船整酒，請夫人、小姐游湖。你怕拐走你這兩首詩去不還麼？」長孫尚道：「這兩首詩，在他人看見不過是兩幅字紙，值些甚麼。在我卻比性命一般，只求還了我罷。」那兩人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待我兩人去催詩來還你，莫要著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上船去了。

原來這船上夫人，不是蒯閣老的正夫人，原是房中一個侍婢。因蒯閣老用了，生下這位小姐，就升做了侍妾。今日蒯閣老欽召入京，正夫人在家不肯隨行，就帶了她入京服侍。在路上家人不便稱呼，故僭稱夫人。夫人雖賤，小姐卻是蒯閣老親生，十分貴重。但只是生性驕傲，人物平常，連母親也不敢管她。這日因府縣請游湖，船到了斷橋，忽在簾子中，看見了長孫尚生得年少風流，甚是可愛。欲要多逗留他一會，卻又無計。又見他低著頭只看詩箋，絕不看船，知詩箋是他屬意之物，故吩咐家人假說是女子之詩，叫他明借來看。不期家人借了來，果說是女子之詩，就請小姐看過好還他。小姐原不知詩，看些甚麼，只不過借此揶揄書生不去。若還了他，書生就要走開。因說道：「這詩，乃女子題的，果然題得好，我還要看看哩！」小姐不肯還，家人怎敢逼他，只得倖幸的走開。

長孫尚初被借詩去看時，心中還驚驚喜喜。暗想道：「這蒯小姐，一定又是個才女子。若非才女，怎麼遠遠就望見是女子的詩。又怎肯不避嫌疑，就叫人來借看。如果是才女，見了此二詩，不怕她不擊節稱賞。稱賞完了，自然要還我，她留下也無用。但拿去了這半晌，為何還不見來？莫非要抄上稿兒。」又停了半晌，不見來。因想道：「就是要抄也抄完了，為何還不見送還？莫非要和一首。」又等候了許久，並不見人來，心下著急，只得走近船邊來打聽，一時又看不見取詩去的二人，只得在船邊走來走去。早看見船頭上，立著十數個管家，盡雄糾糾，氣昂昂，恰象要與人廝鬧的一般。遂不敢上前去問，卻又不肯走遠。

船上的家人看見，早大罵道：「哪裡來的小賊囚根子，只管在船邊走些甚麼？豈不知船上蒯閣老老爺的夫人、小姐游湖麼？快著人上岸去打這個賊囚根子個半死才好。」長孫尚聽了，哪裡敢作一聲，只得遠遠的走開。走便走開了有半箭的路，卻記掛著二詩在船上，又不捨得遠去。兩眼只望著船上，指望那兩個人走上來還他詩。望得眼穿，哪裡有個影兒。漸漸的日落西山，船早開向湖中，往湧金門去了。

長孫尚十分追悔道：「這是哪裡說起，我自好好看詩，怎忽被他奪去。這個看詩的小姐也好歹，你不過借去看看，怎不還我。卜小姐這首詩，雖說答聘，卻是尚虛，便失去也還罷了。管小姐這首詩，明明答聘，關乎婚姻，倘有差池，明日將何為據。便死也說不得，須要跟去取將來。」

遂叫了一隻船，尾著那只大酒船而來。那只酒船到了湧金門，早有兩乘大轎，一柄深簷黃傘，並許多家人與府縣的皂隸、執事伺候，竟簇擁著夫人、小姐上轎而去。長孫尚看見勢頭來的熏赫，怎敢唐突，只得讓她去了。仍又到船上尋那三個人，早已是一隻空船，毫無蹤跡。恐怕兩頭脫空，只得又趕上轎子，看個下落，早望見抬到大街上察院衙門裡去了。一時亂哄哄，沒處去問消息，只得在左近尋個飯店住下。

到了次早，越想越惱，只得走到察院前來尋問那三個管家，卻又不知他的姓名。問來問去，都推不知道，只守候到日午，方看見那拿詩的管家走了出來，忙趕上一把扯住道：「你拿了我的詩去與夫人、小姐看，怎不還我？卻叫我在這裡呆等。」那家人因一時無詩還他，便賴道：「你這人休得胡說，誰拿你甚詩？」長孫尚見他不認帳，直急得暴跳道：「這兩首詩是我的性命，便死也要還我。」那家人道：「就是有詩，不過是兩張字紙，值些甚麼，卻將死來詐人。這是甚麼所在，你須去問問人來，不要自尋苦吃。」長孫尚道：「你無過是宰相人家，也沒個平白搶劫平人寶物之理。」眾人聽見說宰相人家搶劫寶物，都圍來看，問道：「宰相人家搶劫你甚寶物？敢如此大呼小叫。」長孫尚道：「他現在西湖上，親手拿了我兩首女子的詩去，說是夫人、小姐要看，為何不還我？思量白賴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大怒道：「你方才說是寶物，為何又只是兩首詩？該死的奴才，怎敢輕薄人家，又怎敢污穢及夫人、小姐，不打他一頓，他也不怕。」眾人便一拳，我一腳，這個將儒巾扯碎，那個就將衣袖抓開，長孫尚被眾人攆打得急了，便跌倒在地，大聲喊叫道：「宰相殺人耶！宰相殺人耶！」

正喊叫不了，恰恰蒯閣老要出門拜客，到堂上聽見喊宰相殺人，忙問道：「外邊喊叫的是什麼人？」左右稟道：「是一個少年光棍，在外面嚷罵，說夫人、小姐搶奪他的詩箋，看了不還。又說老爺無過是宰相人家罷了，也難為他不得。」蒯閣老聽了，大怒道：「甚麼人敢如此放肆，快拿進來見我！」眾人得了主人之言，便亂竄出來，將長孫尚橫推豎揉的推到面前，喝著跪下。長孫尚偏自立著說道：「老太師既為朝廷台輔之臣，自赫赫炎炎不怒而威。豈應縱任這些虎狼之僕，凌虐我一個懦弱書生，方足以顯威哉？」蒯閣老道：「誰來凌虐你？是你自來送死。」長孫尚道：「老太師睿同冰鏡，明察秋毫，怎說此胡塗之話。人雖下愚，若不含冤負屈，誰肯自來送死。明明兩首詩，被老太師二位豪僕強搶去，說是夫人、小姐要看，許立刻即還，至今不還。及今守候尋見取詩，反說沒有，被眾毒打。如此凌虐，老太師還說是誰來凌弱？終不成衣巾扯得粉碎，遍體打得損傷，是我書生自致，求老太師詳察。」蒯閣老道：「尊卑有分，貴賤有體。你一個賤人要思量傲貴，自應取辱，且你聲聲稱書生，不知書可與你相識否？」長孫尚道：「與我相識不相識，這也一時說不盡，只求老太師賜考一考便知深淺了。」蒯閣老道：「你要考麼？我若將大題目難你，只道我有誠心。我且出一個小小對兒與你對，你若對得來，便要算你做個書生了，凡事從寬。你若對不來，將你送到府縣去治罪，你卻莫要怪我無情。」長孫尚道：「若對不出，情願甘罪，這個焉敢怪，但請出對。」只因這一出，有分教：惡言賈禍，盛怒成仇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